

□闽记食单 ■王干

晋江的土笋冻

和老黄喝了一场酒,才知道土笋冻的美味。

到晋江的当天晚上,在被称为“城市会客厅”五店市的夜市上,我和大家走失了。吴芸女士让我找个地方等大家。我一边等,一边张望着周围的摊点,发现有几处小吃,其中有一个叫土笋冻的摊子很火,几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捧着一盒果冻一样的食品离开了。我看着这果冻一样的食物,以为是竹笋熬成的果冻,正想尝尝鲜,大部队过来了,我的计划就此搁浅。晋江的美食多,一路吃过来,尤其在围头吃的海鲜,已经让我大饱口福,很快就忘了这个叫笋的小吃。

很多地方有特产,有小吃,但我发现这些小吃特产基本是高油高糖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大致如此。我看土笋冻成果冻状,大致也是加了红薯粉的一种食品,因为福建菜常用红薯粉做配料,尤其客家菜擅用红薯粉做调料。

老黄当过文联主席,也搞过城市文化建设,现在的网红打卡地五店市就是在他手上建成的。离开晋江的前一天晚上,我没有参加他的饭局,有点歉意。因为那天下午我们在晋江博物馆看张瑞图的书法展,老黄亲自讲解。他对晋江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,也真切热爱,我们交流得很好。我对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充满敬意,我也谈了对书法展的一些看法,老黄很惊讶,说,没想到你对书法有那么多了解。两人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。

□生活小品 ■陈其彬

菜园之乐

我喜欢种菜,将一粒粒种子播下土里,时间不长,便出现许多小菜苗。菜苗一天一天默默成长,带给我一片绿色的希望。

我对种菜的情结,源自父亲的影响。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当时生产队按人口分菜地,我家人口多,分了半亩多地。父亲傍晚收工回家,经常去菜园。我也会跟着进菜园,感觉好奇,这里瞧瞧,那里看看,父亲叫我不耍乱跑,担心弄坏菜苗。后来,父亲种菜在前开穴,我帮助分菜苗,一穴一棵;而当父亲每种完一棵菜苗,我也会用勺子淘水浇上一棵。久而久之,我在菜园里做些拔草、捉虫、采收之类轻活,也能帮上父亲的忙;同时,认识了一些蔬菜品种,也熟悉了一些农活做法。

成家后,父亲分给我一分多田,作为家庭小菜园。记得第一年的清明节,是种瓜种菜的时令,我特意上街买回锄头、簸箕等

就差一杯酒了。由于我之前约好朋友相聚,去安溪吃美食,我们的酒会只能放到下次了,因为第二天上午我就要返回北京。

没想到吃完晚饭回来,我们在电梯里相遇了,他显然已经喝了几杯。因为他请客,自己带的酒,手里还端着没有喝完的酒箱子,大约还有两三瓶。我们俩眼神一交流,再喝?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来。于是他拎着酒箱子,我带着从安溪带来的小吃,来到我的房间喝上了。没有菜,老黄要去叫外卖,我说不用,喝酒就是喝酒,要啥菜呀。我打开从安溪带来的葱油饼。这葱油饼做得很有创意,包装成水果糖似的,很袖珍,一块一块地取出来,倒也适合喝酒。

我们就着葱油饼已经喝了两杯,这时善解人意的吴芸送来好几盒土笋冻,说:这个是当地做的最好的土笋冻,最下酒了。我说,这几天就没有吃过土笋冻,来得正是时候。

和老黄喝酒聊天的过程中,我慢慢了解到,这土笋冻其实不是竹笋做的,而是沙虫熬制出来的。沙虫是福建沿海的软体蠕虫,学名星虫,别名沙虫、土笋,形状酷似蚯蚓。沙虫做成土笋冻之前,先在清水里放养一到两天,让沙虫吐出泥沙,然后用石板将其碾压,将腹中残存的泥沙杂质清除,再放在清水里漂洗干净,放入锅中煮熬。等到自然冷却之后,晶莹剔透的土笋冻就凝结起来,用筷子一挑,吃到嘴里,冻是软的,糯的,“笋”却有弹性和韧

劲。那天晚上我们吃的土笋冻甚至能嚼出清脆的声音来,仿佛青萝卜一样。

天下酒了,我大呼一声,和老黄连饮几杯。

我记住了土笋冻,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吃,其味道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价格高昂、名头响亮的大菜。前些年有一个词非常流行,叫生猛海鲜,几乎是粤菜的代名词。福建和广东的菜比较接近,但同样吃海鲜,福建人似乎要温文尔雅一些,不像广东人那么生猛,土笋冻最能说明问题。如果按照生猛海鲜的吃法,土笋也是可以刺身吃法的。比如粤菜里生蚝,就是沾着芥末等调料来吃的;而晋江人却把沙虫熬成了冻,很卫生,也很贴心。冻应该是来自传统饮食的烹制方法,江浙菜至今还有鱼冻的做法,与土笋冻的烹制如出一辙,也是将小鱼、小杂鱼熬成冻,第二天加点醋,或吃粥,或吃泡饭,当然也是上好的下酒菜。

土笋冻的烹制方法是传统的,但食材却是非常现代的。虫子在食材上属于怪力乱神类,是非常态的菜谱,但晋江人把它用传统的工艺让其温文尔雅、晶莹剔透,甚至像果冻一样可爱。这样把传统和现代、自然和创新融合起来的美食手段,不算晋江经验或者福建经验?

第二天早晨,我看着桌上还有两盒土笋冻,我就把它当早餐了。一杯浓郁的岩茶配上清脆的土笋冻,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吃过?

这里边也有很多技巧。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说明种菜要不违农时,什么时令种什么菜,才能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农谚还说,“清明种姜,谷雨种芋”“中伏萝卜末伏菜”“立秋前后种白菜”。这些农谚通俗易懂,好读好记,对我种植蔬菜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。

冬季,虽然北方地区大雪纷飞,而福州却四季如春,有利于种植一些耐寒的蔬菜。每到冬季,我家的菜园里,总有菠菜、芹菜、白菜等几种时令蔬菜,一片生机。

种菜最担心病虫害。我的菜园采用的是稻菜轮作种植模式。一年种菜,一年种稻,一年一换,年年轮作,年年种新地,基本没发生病虫害。种出来的蔬菜既新鲜又好吃,左邻右舍都很羡慕。

种菜让我的生活多了许多乐趣,也让我明白:春天一锄头,秋天一钵头。你付出多少努力,也将获得多少回报。

□时令物语 ■平川

小阳春

福州常见两种羊蹄甲,都是非常芬芳的树,花的香气,接近于兰花香。宫粉羊蹄甲在春天盛开,而红花羊蹄甲繁花迤迤的时候,一般都在岁末。两种羊蹄甲,花开时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
春天的宫粉羊蹄甲璀璨明亮,芳菲如烟,让人感受到一种青春的热情。同样是满树繁花,红花羊蹄甲却只是一味的玫红、暮紫,气质内敛、沉静,似乎花开岁末,也会沾染上岁末的暮气。

这几日天公作美。天空犹如被擦亮的镜面,湛蓝而深邃,和风迎面,空气水洗过般沉静清澈。乌蕊莓在栅栏上攀爬,槐树结满珠帘般的荚果,生命在不知不觉中交替。浓荫处鸟声叽啾,倦怠的身体似乎也能感觉到,有一些血液在回归。这便是所谓的“小阳春”了。

在中国民间,向来有阳春与小阳春之说。阳春,指的是农历三月。而小阳春是指农历十月,差不多就是立冬到小雪节气。这段时间内,大气在高压的控制下,晴朗少云,日照强烈,温暖如春。

周末两天,“春风”骀荡,中午的温度接近30℃。洗马河边的栈道上,有人穿着短袖,默坐垂钓。空气温暖又湿润,临河的香樟与龙眼树的叶子似乎又返绿了,满目青翠。小叶榕黑黝黝的气根,长出一小截白色的肉芽。偶有一两艘清理落叶的小船,从河道上划过,原本静穆的河水,便荡起轻轻的涟漪。

黎明湖公园有了一种洗尽铅华的素然之美。西门入口的那两座亭阁,四角翘立,立柱上红漆已显旧色,却依然称得上风姿绰约。长寿的木槿,在空无一人的园中寂寞绽放,异木棉花凋零,枝丫疏落

之后,更显挺拔高大,有一种傲然的风骨。环湖的乌桕青青红红,路边随处可见黄鹌菜、一点红小小的花朵。不知道这是比深秋更深的秋色,还是比阳春更阳的春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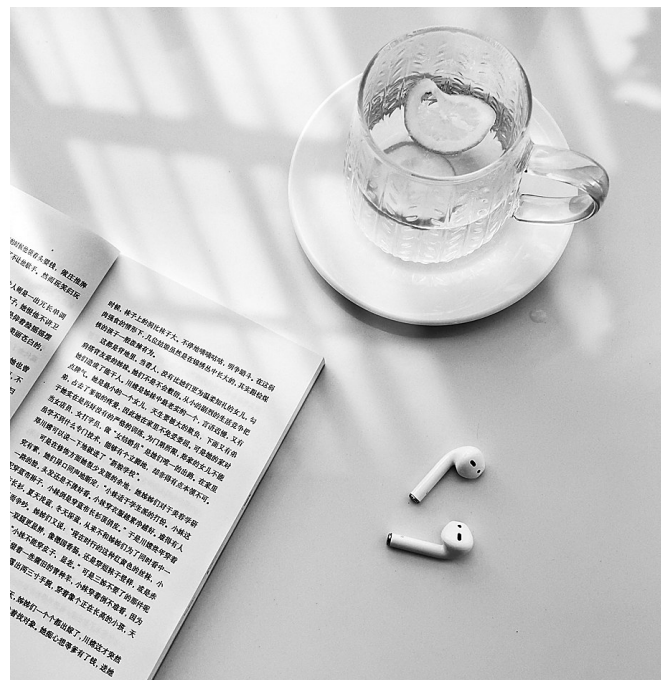
小阳春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好。清代词人杨芳灿写小阳春:“初冬时候候温和,好换却、单衣白裕(jiá,马甲)。茶瓯浮绿,墨池泛紫,写得香笺一摺。”

写得香笺一摺,多闲雅的日子啊。看得出,他的那个初冬,过得很是相当的惬意的。

中国有着漫长的农耕历史。如果单从物质生活上说,旧时文人肯定不如当下,但令人佩服并艳羡的是,他们对生活的那份深情。我们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。虽然没有太多的物质享受,但曾经的我们,也可以像鸟一样、像花一样,在大自然中自在地活着,在观察自然中去学习,为草木、为山川的真情所感动。似乎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什么手段,就懂得人世的悲欢离合。

那个单纯美好的年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久居城市,在职场上奔波、忙碌,经历了太多希望与失望,人被生活摧残久了,便七零八落,渐渐有了老气,流失了生活里本应有的那份深情。忽然明白为什么每个年末,看到红花羊蹄甲开落的时候,我总会有一种落寞之感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不是因为红花羊蹄甲的气质天生内敛、沉郁,也不是因为它沾上了岁末的暮气而让人落寞,问题大抵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也许是,我们自己的心境变了,才漠视了身边这些细小的、无足轻重的深情与美好吧。



晨曦 苏丽平 摄